

“和而不同”：邓辅纶与陶渊明饮酒诗的差异

覃婷婷

【摘要】和陶之风在清代不减，以邓辅纶为例，其和陶的饮酒诗虽尽力追和陶渊明的惬意却呈现出自己的生命特质。虽两者有相同仕宦经历，却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，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、文化背景不无关系，因此，表现出来的是酒中不同饮者形象和气质以及情感内涵。

【关键词】邓辅纶 陶渊明 饮酒诗 差异

陶渊明作为中国文人的隐逸标杆，从苏东坡和陶之后，被历代文人追和。他的饮酒诗以及酒中的惬意、乐趣也被文人所推崇。到了清代，出现了汉魏六朝诗派尊崇汉、晋，陶渊明自然成为模仿的对象。王闿运、邓辅纶分别作为开派之宗与中坚力量都有和陶之作。但邓辅纶和陶更为明显，和陶诗有76首，和陶饮酒诗大约有三十多首。邓辅纶，晚晴著名湘籍诗人，早年盛负才名，胸有大志。但两度为官，却连遭弹劾，仕途坎坷，中年以后，不复出仕。由此可见，邓辅纶与陶渊明一样都是由士入隐，致使一千多年以后的邓辅纶选择陶渊明作为自己人生的精神导师。通过对比，发现不管是喝酒的目的、态度还是喝酒的形象与情感寄托都有差异。

一、不同的饮酒目的：享乐与解忧

自古以来，诗人爱喝酒。酒不但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俗世的烦扰，也是诗人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。方回就曾云“诗与酒常并言，未有诗人而不爱酒者也。”^[1]同样是饮酒，陶渊明喜欢自娱自乐，赏景悦物，而邓辅纶则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愁而独自喝闷酒。在饮酒目的上，渊明来的随性也自在有几分潇洒，而辅纶为了忘忧、超然物外而饮，多了几分惆怅与束缚。陶潜在《饮酒二十首·序》中，指出“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长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”^[2]在闲适自在的田园生活中，诗人也会无聊与寂寞，于是喝酒来赏心悦目，调味一下生活，饮酒成为诗人生活的情趣。渊明爱酒如命，自己曾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云：“性嗜酒，家贫而不能常得”。可见，对于酒的喜爱是天生的癖好，难怪得了好酒，便会在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欢饮，兴致好还会“辄题数句自娱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序》）。而辅纶喝酒，多半是为了“举杯消愁”到最后却是“更愁”的心情，寄情于酒来感慨自己“人生阙憾多，大谬在一仕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十九》），流露自己对仕途的遗憾。邓辅纶隐居自己的家乡都梁（武冈）在咸丰十年（1860）前后，大约在其32岁左右。辅纶比陶潜早九年隐退江湖，心中对仕途的眷恋自然比陶渊明要深厚得多。在他的和陶饮酒诗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诗人失落与失意的情绪如“弱冠随戎旅，艰阻饱所经。中道竟蹉跎，不见剑术成。”^[3]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十六》）真实的再现诗人自己的人生境遇，两次入世想要有所作为，但都中途夭折，在无奈、失望之中归避于乡里。这对“从小好奇服，擷佩都梁山”的辅纶是个沉痛的打击。早年的不得志其实在其二十四岁时就初见端倪“我有一古剑，青削如芙蓉。”宝剑在手，却是无用武之地，只能是还没有上阵杀敌就“埋之泥沙中”，就此搁浅一生。虽然陶潜也有他的孤独与寂寞“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序》），讲述自己一个人默默地与影子独饮的孤

寂，但伤感的成分远远没有辅纶来得猛、来得深、来得悲凉。在邓氏的饮酒诗中不仅有对自身的感慨，也有对时事的关心，并非一副“不问当世事”的姿态，而是“乃心阙庭”，“庙谟思柔远，全兵在安国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十八》）对时事的关心从来没有消退过。

可见，渊明饮酒多半是自娱自乐起兴，有孤寂、有落寞，但却少见人生悲痛沉郁的情绪。而辅纶的饮酒诗几乎是篇篇都有不同的愁绪，有对人生、时事、命运的各种哀叹，吐露出对人生入世不得的失落、感伤，都化为一杯杯酒饮。

二、不同的饮者形象：清醒与沉醉

陶渊明身处魏晋时代，自然会想起一个词就是“魏晋风度”，它集中凝练的概括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与行为方式。最早提出来的人是鲁迅，后来不断地被冯友兰、李泽厚等深入与探讨。李泽厚在他的《美的历程》中说：“它们畏惧早死，追求长生，服药炼丹，饮酒任气，高谈老庄，双修玄礼，既纵情享乐，又满怀哲意，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，那么超然自得……”，^[4]饮酒吃药就是日常生活。作为名士陶渊明自然也不能免，但却跟他们有些不同。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贵族，在29岁出仕前的生活主要以耕读为主，自己曾表示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。”，所以相比于当时的豪门子弟来说，陶渊明偏离当时的主流思想，主要受淳朴的乡风与田间劳作的影响，这种单纯让她的性格保持着一份少有的率真却又和魏晋风度，不谋而合。但是相比于刻意追求的魏晋士人不同的是他还还原了生活的本真，具有厚实的生活基础与实践的精神。所以，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大部分都是享受型观物赏景，保持适可而止清醒欢愉的姿态“忽与一樽酒，日夕欢相持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其一》）。在喝酒的过程中都会记录下所看到的美景，“栖栖失群鸟，日暮犹独飞。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其四》）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其五》）“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”（《饮酒二十首·其七》）夕阳西下的美景都尽收眼底，如果诗人酒醉不省，怎能去欣赏美景。而邓辅纶喝酒都是一副喝醉姿态“颠倒醉梦中”、“醒醉谁复知”，还说“杜康可解忧，但醉夫何言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五》）并且在《和止酒》中说道“痛饮非沉湎，止饮詎违己”。如果喝醉直接睡着也就罢了，辅纶喝酒肯会吐露人生的不快。“四十九年非，竟无一念是。寡过吾未能，求全故多毁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六》）“是何等的悲凉！只能安慰自己说“穷达亦有命，幸勿区区怀。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八》）在邓氏的饮酒诗中，没有欣赏美景的画面，只是酒后吐出的委屈与满腹牢骚。面对内忧外患，国破家亡，诗人却无所作为，确实让人感觉到痛心。每每只能“投身玉壶中，何取与世谐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

其八》)。诗人大都选择晚上喝酒，并且“夜夜烛当炳”。

三、不同的情感宣泄：悲欢与痛楚

《饮酒》诗二十首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，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与人生的深刻思考，体现了诗人豪华落尽，淳真自然的艺术风格。诗人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田，而饮酒诗则作于作者十二年之后，此时就是晋宋易代之际。萧统云：“渊明诗篇篇有酒，吾观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为迹焉”^[5]（《陶渊明集序》），对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，他的仕途观念是不会马上冷却的，更何况陶渊明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”、“猛志逸四海”更不可能“浑身静穆”。但陶渊明满腔豪情面对的是一个士族门阀制度垄断的官场，基本是“上品无寒士，下品无士族”，有才华的寒门之士几乎都被压在底层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。陶氏性格刚健而又率真，在这个黑暗的官场如何能够待得长久，最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归。他的内心不平与愤慨，“有时不肯言，岂不在伐国。仁者用其心，何尝失显默。”（《饮酒》第十八）。仕途不得志的创伤在惬意的田园生活中却被慢慢抚平。陶氏在归隐之后，在躬耕劳动之余，时常的饮酒、赏菊、读书与弹琴。“少学琴书，偶爱闲静。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”。可见，陶渊明隐居虽然清贫，但却不乏乐趣。诗人本身也很喜爱躬耕的生活不然也不会将近而立之年才出仕，早年表示自己在田园生活里能“忘怀得失”，愿意“以此自终”度过一生。所以在他的饮酒诗中我们能看到诗人悲的一面，也能看到诗人欢的一面。清人薛雪在《一瓢诗话》中说：“陶征士<饮酒>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真是‘绛云在霄，舒卷自由’之致”^[6]，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有对闲居饮酒的乐趣。在这两者的调和之下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没有那么的沉痛，多了闲情逸致。

回顾邓辅纶的一生，在道光乙酉拔贡生，中咸丰元年辛亥恩科副榜，并以助响得内阁中书。在任内阁期间，诗名颇著于京师，但都是徒有浮名，根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。在天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各省，南昌形式危机之时，邓辅纶辞去闲职南下协助其父守住城池。咸丰六年三月，江西五十数州县皆险，却无人愿意为将，邓辅纶慷慨自任。辅纶及林源恩率江军收复进贤，并在河东湾会战得胜，四月围抚州。但最终因太平军合路十万之众，前后阻击江军而溃败。学政廉兆纶以筑城耗伤民力、臬司之子将兵二端劾罢邓氏父子，邓仁堃被降五级留用，辞归。咸丰八年，赴曾国藩幕府建昌军中，与莫友芝等人同居“七贤”之列，曾国藩奏请邓辅纶为道员，赴浙江候补，刚赴杭州，浙军即崩溃，因为没有殉城，再一次遭弹劾。经过两次人生出世的失败之后，辅纶无意于政治。相比于陶渊明，邓辅纶的归隐是士道受阻后的被迫选择，十分的无奈，没有陶渊明决绝和坦然。因此邓辅纶在饮酒诗中的感情宣泄要悲切

很多，痛苦更多。诗人虽然一直努力追和陶渊明，企图达到渊明的闲静，但在表面的平淡冲和之下，却有着有掩饰不了的伤感与失落。诗人隐退江湖的时间比陶渊明早，对现实的绝望自然没有陶渊明来的深刻，所以在诗中，不难看到诗人虽身处田园，却心系魏阙。自身诗赋才华极高却也只徒有虚名不被看重，于是辞官投身于抗击太平天国的运动中却多次受到弹劾。与陶渊明相比，邓辅纶从小没有在田园生活的经历，所以回归故里，也没有找到丝毫的归宿感。虽然，邓氏努力学习像陶渊明一样躬耕生活、饮酒作乐感受隐逸生活的美好，但依旧没有获得陶渊明发自内心的惬意，更无法欣赏到陶渊明“悠然现南山”的美景。所以在邓氏的饮酒诗中我们时常看到“委地多落英，流连一嗟惜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八》），感叹时光流逝自己的无所作为。同时也有对现实关心如：“汉贻匈奴书，未始非计得。违和必主战，颇怪时论惑”（《和饮酒二十首·其十八》）。在整个诗人和陶饮酒诗中，没有发现诗人因酒而产生过任何快感和适意。每每都是酒后吐真言，感慨时事与人生。

四、结语

邓辅纶中年以后隐居乡里，在思想和诗文中努力地追慕陶渊明，并写了和陶饮酒诗与其遥相应和，但由于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的不一樣。因此，邓辅纶饮酒诗大都是宣泄自己人生的愤懑以及怀才不遇。没能像陶渊明一样，在孤寂清贫的田园生活中享受隐居的闲适乐趣，在邓氏的饮酒诗中依旧能够品味到人生的苦涩，少了陶渊明的洒脱与自在。这也是邓氏和陶饮酒诗的境界与陶渊明饮酒的境界不同的地方，也是后世所有和陶之诗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何香久. 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 [M].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1999.
- [2] 王景霓. 汉魏六朝诗译释 [M].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1983.
- [3] (清) 邓辅纶. 白香亭诗集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2.
- [4] 李泽厚. 美的历程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81.
- [5] 孙康宜. 文学经典的挑战 [M].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2.
- [6] (晋) 陶渊明, 李华编. 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1988.

（作者单位：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）

作者简介：覃婷婷（1989-），女，土家族，湖南沅陵人，在读硕士，研究方向：明清文学。